

1949 年共軍金門登陸戰之研究

張銘全¹ 鄒琮隆²

國防大學陸軍學院 106 年班

摘要

- 一、李德哈特亦曾說「歷史是一種普遍的經驗。」它告訴我們前人是如何失足跌倒，我們這些後人應該避免重蹈覆轍，戰略原則幾乎都是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歸納而來。
- 二、共軍在佔據大陸東南半部的主要城市後，逐漸進逼至金門、廈門外圍；而國軍也於 10 月中旬後，完成初步金門的作戰部署及部份防禦工事。
- 三、共軍在金門登陸戰前，先後準備近二十日，曾積極實施渡海作戰訓練；在國軍的部分，先後調派十二兵團主力等增援金門地區，使金門防禦力量大為增強。
- 四、金門登陸戰由 10 月 24 日 21 時至 27 日 10 時共歷時約三日，國軍部隊肅清登陸之共軍。
- 五、以各史蹟資料分析共軍金門登陸戰，其作戰構想及作戰整備，藉以分析、了解其成敗因素，以為戰史研究之目的。

關鍵詞：金門登陸戰、國共戰爭、渡海作戰、登陸作戰

前言

1949 年(民國 38 年)共軍金門登陸戰在「國共戰爭」[1]中雙方直接參戰兵力合計不過數萬人，以當時國共雙方在大陸動輒以數十萬兵力的作戰規模來說，金門登陸戰以參戰兵力而論，實不足以影響大局；這場戰役在整個國共戰史上，可謂非常小的戰役，但也暴露出當時共軍的過於輕敵，及缺乏渡海三度空間作戰能力，因而換來了中共高層對渡海作戰難度的重視，延遲了對台作戰的時間和準備，再加上後來韓戰的爆發，形成了現在臺海兩岸的局面。

十八世紀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 1815—1898)曾說過：「愚人說他們從經驗中學習，我卻寧願利用他人的經驗。」[2]李德哈特(Basil Henry Liddell Hart 1895—1970)亦曾說：「歷史是一種普遍的經驗。」[3]它告訴我們前人是怎麼失足跌倒？我們應該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作戰原則幾乎都是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歸納而來。每一場戰役的勝敗，必定受到某些關鍵因素所影響，如能記取其經驗及教訓，必可作為未來建軍備戰工作的參考。

共軍金門登陸戰之所以能引起筆者研

究的興趣，是因為從國共戰爭開始，至共軍第二及第三野戰軍強渡長江，連續攻佔南京、上海、福州等重要城市，國民政府在短短數個月時間丟失大陸東南半部大半領土，此時的國軍已無法有效拒止共軍的攻擊，但為何在金門登陸戰中全軍覆沒？這是本篇專題要探討的重點；國府也因為這場戰役的勝利，扭轉了國共戰爭後期，國軍一勝難求的劣勢，而且這也是臺灣能夠轉危為安的關鍵。本文透過金門登陸戰之研究，找出許多有力的經驗與教訓，作為國軍整軍備戰應強化的課題。

壹、戰前情勢

二次大戰結束後因國民政府(以下簡稱國府)經濟虛弱，國府極需要仰賴美國的援助，而與共產黨進行和談；另外美國為了避免與蘇俄交惡，在對華政策中基本上為反對武力介入，以維持美國在遠東地區的最高利益，[4]加上美國於1945年(民國34年)底的「對華政策聲明」及「莫斯科會議的公報」[5]，鼓舞了共產黨採行強硬的路線；及後來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 Jr. 1880—1959)調停的失敗，[6]和蘇俄的不干預作法，使共產黨有了壯大的機會，它不僅牽制了美國對國府的積極援助，也提供了共產黨要求美國退出干預中國內政問題的藉口。[7]

1946年(民國35年)8月美國政府對國府採行了軍事禁運，停止簽發軍事物資中作戰用品之輸華許可證。[8]斷絕對國府之軍事援助，間接導致國府在大陸之潰敗；於1949年4月南京遭共軍攻陷後，國府南

遷廣州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獲得美國國務院同意滯留南京，在其回憶錄中提到：「我要在南京多留些時候，以觀察共產黨的意向，並給予他們討論與美國邦交問題的機會。」[9]並與後來擔任中共外長的黃華(1913—2010)進行會談，由此可見，美國已有放棄國府承認中共政權的打算。[10]

1949年(民國38年)1月蔣中正宣佈下野，[11]由副總統李宗仁(1881—1969)代行總統職權，迅即展開對共產黨之和平談判，並撤銷戡亂動員令，取消戒嚴，承認其所提的「和平談判八條件」[12]，做為和談基礎，4月19日和談破裂，[13]加上江陰要塞司令戴戎光(1909—1971)叛變，政局急轉直下。[14]陳毅(1901—1972)所率領的第三野戰軍，及劉伯承(1892—1986)的第二野戰軍等部隊，由江陰至湖口一線渡過長江；接著第二野戰軍劍指大陸西南胡宗南(1896—1962)之部，第三野戰軍發動「南京戰役」[15]、「上海戰役」[16]，乃至8月，其所轄第十兵團葉飛(1914—1999)部，發動「福州戰役」[17]，至此國府在大陸東南半部的主要城市全數遭共產黨所佔領。

自9月初開始，國軍即在金門從事防衛作戰之準備，共產黨軍(以下簡稱共軍)已逐漸進逼至金門、廈門外圍，因為廈門有大量日軍佔領期間構築的堅強防禦工事，及國軍所建構的要塞，[18]所以共軍第十兵團對於攻擊行動頗為謹慎，對海戰、砲擊與廈門國軍防務都作了相對應的

訓練。共軍在進攻廈門的行動中，因海上風向有利其渡海，且同時進犯廈門與鼓浪嶼，使國軍不能相互策應支援，而國軍缺乏反登陸作戰經驗及部隊缺額太多，戰力欠充實，至10月17日廈門易幟。[19]此時的金門雖已初步完成作戰部署及部份防禦工事，但卻呈現三面受敵的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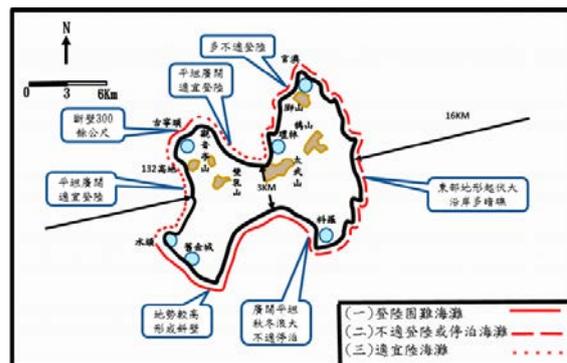


圖一：古寧頭戰役前國共兵力部署圖

資料來源：<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q。106年6月7日>

貳、雙方作戰準備

一場戰役的成功或失敗通常取決於指揮者對風險管理及利害判斷是否得當；金門島位於大陸東南海面，其形如啞鈴，東西長16公里，南北(中央)最狹處自瓊林至沙頭間地區僅寬3公里，島上東南方太武山海拔253公尺為最高，雄瞰全島，另地區內獅山、鵲山、觀音亭山、雙乳山及132高地等，高度均在百餘公尺以上；東部地形起伏大，沿岸多暗礁，西部多為棉互起伏的丘陵地形，且暗礁較少，瓊林經古寧頭至水頭間最適宜登陸。[20]



圖二：金門海灘狀況圖

共軍在1949年(民國38年)的金門登陸戰前，先後準備近二十日，因其缺乏兩棲作戰經驗，曾積極實施渡海作戰訓練，並為秘密企圖，其船隻集結與部隊調動，均在夜間進行；[21]在國軍的部分，於8月先調派一個戰車營至金門，並陸續將第二十二兵團、二〇一師及十二兵團主力等移駐金門地區，使金門防禦力量大為增強，實為戰略上制敵機先的措施。[22]

一、共軍戰役準備

1949年(民國38年)9月後，共軍第十兵團在漳、泉地區兵力總共有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等三個軍，在占領平潭島及廈門島後，準備進一步攻佔金門與臺灣；時任第三野戰軍十兵團司令葉飛下達攻金指示：「鑒於二十八軍留一個師在福州，決定抽調二十九軍的主力師歸他們指揮，擔任攻金任務，並要他們力爭在一個星期之內，做好一切準備工作，以免時間拖得太久，情況發生變化。」[23]並決定乘廈門勝利餘威及金門國軍防禦部署紊亂之際，發起對金門的攻擊，以攻佔全福建，以肅清沿海國軍。[24]

表 1：共軍進攻金門兵力統計表

共軍(第二十八軍)	
第一梯隊(9000人)	第二梯隊(1.1萬人)
第82師第244團	第82師第245、246團
第84師第251團	第86師第256團
第85師第253團	第87師第259團
因船隻只夠第一梯隊登陸，第二梯隊後來只有不足4個連登陸	

資料來源：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87。

葉飛認為：「廈門是有永久性設防工事的要塞，守軍是湯恩伯集團，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則認為攻取金門問題不大。」[25]且金門沒有什麼工事，而守敵名義上是一個兵團，實際只有二萬多人，而且都是殘兵敗將，決心乘勝進攻金門，[26]並將金門戰鬥的全部指揮責任交給二十八軍副軍長蕭鋒(1916—1991)，[27]蕭鋒受領攻金任務後，即進行了渡海作戰的準備，並於10月18日下達攻擊大金門島部署命令。[28]

二十八軍在受領了攻金的任務後，除加緊徵集船隻及進行陸地作戰的基本戰術、技術訓練外，主要是進行渡海作戰的各項訓練，當時渡海作戰訓練主要有三項要求：「一、要熟悉沿海水文情況；二、演練上下船的順序和戰鬥編組，失散時可以以船自為戰；三、掌握突破灘頭陣地的技能。」[29]

上述第一點在使登陸部隊掌握潮汐規律，了解航道上的岸灘礁石和海水深度，

並要求連隊幹部、戰士學會渡海游泳；第二點為做到定船、定人、定位，熟悉航行戰鬥編組，掌握航速航向和通信連絡信號。第一梯隊的每條船都編有火力組、突擊組、破壞組，一條船就是一個小戰鬥體，能各自為戰；第三為登陸突破訓練，主要進行選擇登陸點、破壞岸上障礙物、搶灘頭陣地和鞏固灘頭陣地的教育與演練。[30]經過這些訓練後，渡海部隊作戰能力有一定的提升。

因為廈門地區剛遭共軍佔領，當地船民因擔心共軍徵用船隻作戰會導致船隻損壞，所以並不願意配合，很多人隱匿船隻，甚至故意損毀破壞船隻，加上沿海船隻大部分被國軍轟炸破壞，所以徵集到船隻數量不足。蕭鋒鑒於船隻徵集非常困難，到20日總共才徵集到100多條船，遠遠不能滿足一次運送六個團登陸金門的要求；於是向十兵團請求延遲攻擊，23日再次因船隻不足向十兵團報告，兵團同意蕭鋒的請求，遂將攻擊發起時間延遲至24日。[31]

24日，二十八軍向兵團報告當晚要對金門發起攻擊，葉飛隨即召集有關幕僚開會，分析當時情況，會議當時已經知道：「國民黨軍十二兵團(胡璉兵團)已乘船撤出潮汕，去向不明。我查問胡璉兵團是否已到達金門？參謀人員回答說，胡璉兵團在海上徘徊，尚未到達金門.....趁胡璉尚未到達金門之時，發起登陸，攻取金門.....。」[32]因此認為必須搶在胡璉(1907—1977)兵團登陸金門之前發起戰鬥，葉飛最後批准了二十八軍的攻金計畫。

二、國軍戰役準備

1949 年(民國 38 年)6 月以前,金門仍尚未大量駐兵,亦無構築工事,完全是一座孤島。[33]國軍於金門成立要塞總台後,這才開始構築島上工事,鋪設通信線路。金門除東南及西北有少數平原外,均為小起伏地,東部地形陡峭,不易登陸上岸;西半部地勢平緩,其北岸為平坦的泥沙灘,利於登陸作戰,為國軍防守重點。[34]島上除少數要塞工事外,在登陸地段加修野戰工事,敷設障礙物。[35]

8 月起,因福建戰事發展不利,國軍開始構築金門的防禦工事,先調派一個戰車營至金門,9 月起國軍第二十二兵團及二〇一師等陸續進駐金門地區;9 月中旬,由於福建北部大部分已落入共軍之手,因此福建南部防務壓力遽增,二十二兵團雖下轄單位規模眾多,但單位大部分戰力殘破不堪,實際兵力僅兩萬餘人出頭;國軍為固守金門,於 10 月 10 日後,又陸續將潮汕地區胡璉之十二兵團第十八、十九軍撤至金門;至 25 日,金門國軍的總兵力已增至八萬人。[36]

表2、國軍金門兵力統計表

國軍		
守軍	增援	增援
第 22 兵團 (約 2 萬人)	第 12 兵團	
	第 18 軍 (約 3 萬餘人)	第 19 軍 (約 3 萬餘人)
第 40 師	第 11 師	第 13 師
第 45 師	第 43 師	第 14 師
第 201 師 (青年軍)	第 118 師	第 18 師
第 200 師		
第 166 師		
3 團		
戰一營 (缺 2 連)		
國軍增援部隊(第十二兵團第十九軍)於 10 月 22 日抵達金門料羅灣,因接駁效率不彰,直至 24 日晚才將一半部隊接運上岸		

資料來源: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1999 年),頁 56-66。

第二〇一師抵達金門防區後,即開始大量構築防護工事;但金門缺乏可作掩體的土木建材,因此主要以土壘為防禦掩體。古寧頭鄉志記有:「.....駐軍部隊為構築掩體防禦工事,竟然就地取材,先則徵用各家戶門板,繼而拆民房之木料石板,連桌椅家具、碗盤器皿亦多取去,吾鄉古寧小學全部新建之校舍,首被拆除搬去.....。」[37]

第二〇一師師長鄭果(1914—1995)發動防區各村百姓，捐輸門板、窯磚、紅土，日夜趕工，完成了二百多座的土堡，加上湯恩伯(1898—1954)來巡視時，撥配鋼筋、刺絲網與地雷，並指示工兵和技術總隊來協助，敷設了地雷區及建立海岸沙灘鐵絲網；[38]迄24日，金門除部分永久及半永久工事外，一般防禦工事均陸續完成。[39]並在24日下午實施了步戰聯合演習，以步戰協同方式演練，自觀音亭山一線向東一點紅海灘實施逆襲，及支援觀音亭山之戰鬥。[40]

蔣中正為防止共軍渡海進犯，於9月13日電令時任廈門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空軍總司令周至柔(1899—1986)、海軍總司令桂永清(1901—1954)等：「閩浙諸匪如要攻我海島根據地，其時期必在滿潮之時，即陰曆初十與二十日之時日期，下月即為陰曆八月大潮汛，我軍務須特別加緊準備，海空軍尤應切實負責，朝夕不斷搜索匪船可通海口各內河之上游一百海哩內之大小船舶，必須徹底肅清，空軍更需低空偵察，勿使偽裝之船舶所欺惑貽誤大局.....。」[41]

國軍依據上述命令，於10月起開始對金、廈兩地海域集結船隊發動大規模炸射，希望拖延共軍集結態勢，導致在開戰之際共軍渡海運輸載具仍嚴重匱乏。登陸作戰首重船隻，倘若共軍沒有足夠的載運船隻，就無法實施登陸作戰，勉強以不足之兵力登陸，是無法達成目標任務；儘管共軍四處搜羅船隻，甚至因此延後攻金時程，然而仍無法徵集足夠船隻，最後勉強

徵集了三百艘木帆船載運三個團的兵力登金，卻又因船隻身陷泥灘，無法返航載運第二梯隊的登陸部隊。

參、作戰經過

10月24日晚上7時，共軍登陸部隊第一梯隊二四四團(加強二四六團第三營)、二五一團、二五三團共9086人(內有船工、民夫等350人)陸續登船，[42]待命起航。此時，第十兵團電示第二十八軍，告知國軍在金門已增加兩個團的兵力，蕭鋒對兵團提出是否暫停登陸作戰，待查明敵情後再行攻擊，但兵團指示決心不變，葉飛還堅持說：「只要第一梯隊能上去兩個團，船來回兩次，再上去第二梯隊，就可以拿下金門縣城」[43]。因而要二十八軍按原計畫攻擊。於是在晚上9時第一梯隊9000餘名官兵乘坐三百餘艘木帆船向金門島駛去，揭開了金門登陸戰的序幕。

一、分批登陸固守灘頭(24日21時30分—25日2時)

共軍登陸部隊第一梯隊(三個團又一個營)於24日晚上9時分別於澳頭東北海灣及大嶝島、蓮河登船完畢，於大鄧海面會合，一起向金門航行，[44]因為是夜間行駛，所以船與船間觀察困難；而船隊又是臨時編組，船工多來自福州、泉州，對航道不熟悉，且未與部隊演練過，加上缺乏無線電通信裝備，只有團指揮員才有報話機，所以在起航不久後船隻隊形逐漸開始紊亂，各團各營不成建制航向金門；由於當時東北風強盛，又適逢大潮，加上乘坐的皆是木帆船，所以大多數船隻的登陸

位置都比預定地點偏西，無法成建制地集中登陸。[45]



圖三：共軍作戰第一梯隊航行路線圖

凌晨1時30分左右，六〇一團第一線營查哨官誤觸地雷，導致守備部隊以為共軍來襲，前線官兵立即進入陣地，並對海面實施警戒，同時打開東西一點紅之探照燈，讓共軍的行動無所遁形。[46]共軍因船團突擊行動曝光，立即要求共軍炮兵支援射擊，制壓在灘頭的國軍，以利共軍部隊登陸作戰，此時共軍的火炮即開始向國軍位於金門北岸的陣地進行猛烈的射擊，掩護船團登陸，其後國軍亦開始反擊。[47]但共軍因炮兵彈藥缺乏，且火炮射程又不足，無力支援為登陸部隊實施掩護。[48]

10月24日下午，配屬國軍第一一八師三五三團之戰車第三連，與守備部隊第二〇一師於壠口一帶海灘，實施火網編成之實彈射擊演習與碉堡守備戰鬥演習；演習完畢後，一輛戰車正擬返回駐地時，因履帶脫落，陷入第二〇一師右翼六〇二團防區的沙土中，進退不得，留下另一輛戰車協助修理，修復後再返防，遂在沙灘上過夜；當夜共軍在這一帶登陸，兩輛戰車成了豎立在海灘的堡壘，對登陸的共軍造成了極大的傷亡。[49]

二、縱深進攻中部攔阻(25日2時—4時)

凌晨2時許，共軍登陸部隊在後沙、壠口、古寧頭一帶十公里正面上，開始登陸上岸，由於各船搶灘先後不一，上岸後建制混亂，致其重型武器不能迅速準備射擊，更不能作有組織之戰鬥。[50]第二四四團在蘭厝至壠口間登陸；第二五一團先頭部隊於湖尾鄉地區順利登陸，但後續部隊遭國軍砲火襲擊，傷亡近三分之一；第二五三團在古寧頭登陸；各部因建制混亂，且各團也未能及時恢復建制，使之無法統一指揮，營級以上指揮員掌無法有效掌握部隊；登陸部隊在失去統一指揮，且又未鞏固灘頭陣地情況下，即向縱深突破。[51]

自後沙至古寧頭的守備部隊先以各種火力阻止共軍登陸，繼在陣地內與共軍血戰。此後，國共雙方交戰至25日3時，多處海岸第一線陣地被共軍突破，僅少數陣地為國軍所固守，第一線國軍退守至觀音亭山、安岐、132高地等第二線陣地。另外，國軍在金門的艦艇，包括掃雷艇202號、南安艦、中榮艦等，在獲知共軍登陸後，即受命開往古寧頭西北海域以砲火攻擊船隻及登陸部隊，另外數艘艦艇開至大小金門間水域，以確保金門西側翼後方之安全。[52]

三、堅守激戰協同反擊(25日4時—26日3時)

25日4時30分，國軍第十八軍第一一八師（欠第三五三團）第十九軍第十四師、第十八師及島上原有的兩個守軍團，在其戰車（戰車第三連欠一排）及砲兵協

同下作戰，採三路向登島之共軍部隊實施反擊。國軍接續出動海、空軍，對共軍登島部隊陣地及退潮擱淺之船隻實施炸射；[53]共軍第二四四團一度佔領雙乳山，天亮時遭國軍裝甲部隊反擊退敗；至12時，因彈藥耗盡，該團人員大部陣亡。第二五一團主力激戰至下午3時，傷亡近千人，餘部衝出重圍，至古寧頭與第二五三團會合，並堅守古寧頭，擊退國軍多次進攻。[54]

空軍在10月25日早上起，從臺灣空軍基地起飛的F51野馬式戰鬥機，亦冒惡劣天候出擊，支援地面部隊作戰。[55]時任金門東部守備第45師師長勞聲震(1907~1997)的回憶云：當日早上八時.....我讓他們轟炸漳州以東、泉州以南、東山島以北匪岸，見船即予炸射，消滅匪船以孤立已登陸本島(金門)之匪，易於殲滅。.....第二天.....我說：「第一目標是船，漳州以東、泉州以南、東山島以北的河面海面上，凡是船就給我打！第二目標是金門對岸的砲兵陣地！」前者是防止敵人渡海增援，只要無船，援兵不來，登陸的匪兵還有什麼希望？後者是鎮壓他們的火力支援...也獲得極大的效果。[56]

四、緊急增援再興攻擊(26日3時—27日10時)

共軍登陸部隊的船隻遭國軍海、空軍轟炸掃射摧毀，及登陸部隊潰敗後，第十兵團察覺到戰況超乎當初所預期，緊急下令動員船隻，僅徵集到能裝載4個連兵力的船隻。第十兵團遂決定由第二四六團團長孫玉秀(1920—1949)率第二四六、第二

五九團各二個連前往增援；26日03時共軍四個連，再趁夜暗，相繼於古寧頭登陸增援，由於風浪太大，實際登陸的部隊只有十個排，與遭圍困於古寧頭的部隊會合。[57]

26日拂曉，國軍在坦克、海空軍配合下，向古寧頭、林厝、埔頭一線的共軍部隊猛烈反擊，6時30分由第十八軍軍長高魁元指揮發起再興攻擊，一一八師於西浦頭至海岸之線展開，在戰車的協同之下向林厝前進，第十四師偕同地區守備部隊向南山側擊，上午12時攻復林厝，下午3時收復南山、第三五二團於同時攻入北山；黃昏時，國軍已控制住大部分金門戰線，進入戰役最終階段；至此金門登陸戰大規模作戰始告終。[58]

國軍繼續向北壓迫，惟共軍一面仍以北山小村落之房屋為中心，另一部則以古寧頭西北隅之海岸斷崖地為最後之兩個據點，行頑強之抵抗，一一八師及十四師一部實施清掃戰場，配合海軍軍艦於古寧頭外海以艦砲實施射擊，交戰至上午10點時，遂將共軍之核心陣地摧毀，殘敵逐棄械投降。[59]

肆、作戰檢討

金門登陸戰是一次小型島嶼的兩棲登陸戰與反登陸戰，共軍於彼岸登船，渡過約10公里的海峽到金門，該登陸作戰使用木帆船為輸具，且無海、空軍支援，實際上只是一次和渡河作戰攻擊差不多，岸到岸的水上運動作戰，實難與現代兩棲作戰相提並論，就以下六點來實施檢討。

一、幹部及官兵心態

在廈門遭共軍占領後，葉飛將兵團指揮所移往廈門，並將重心放在接管工作，而使兵團忽視了攻擊金門的準備，直接影響了後來的作戰。在其回憶錄中指出：「事後表明金門尚未解放之時，我將兵團部移駐廈門，這是一個失策，因為這影響了解放金門的工作。……這是因為輕視了金門，認為沒有什麼工事，金門守敵名義上是一個兵團，及李良榮兵團，實際只有兩萬多人，而且都是殘兵敗將；廈門是有永久性設防攻事的要塞，守軍是湯恩伯集團，兵力充足，已被攻克了，則認為攻取金門問題不大。」[60]

由上可知，葉飛認為解放金門是戰鬥尾聲，不用全力傾注了。因此，將主要精力轉到城市接管上，就在要對金門發動攻擊之時，兵團主要領導不是為攻打金門籌集船隻，而是令兵團後勤部在10月底前籌集大米四百萬斤、柴草六百萬斤，供應廈門。[61]加上部隊盲目樂觀，領導是這樣，部隊何嘗不是如此，把陸戰和渡海作戰所需條件視為一樣，而出現了急躁求勝的情況，甚至還存在「登陸就是勝利」等錯誤認知，登金主攻團的作戰計畫規定：「每人攜帶熟食三餐，準備苦戰一天」，助攻團則準備：「在金門縣城吃午飯」。[62]

另外輕視制空制海權對作戰的重大影響，國軍掌握著絕對的制空權制海權，共軍對此沒有採取有效的防護措施；金門戰鬥前，國軍海空軍不斷搜索東南沿海船隻，凡可通海口各內河的上游100里內的大小船隻均遭炸毀，甚至炸了上海造船

廠。共軍部隊登陸後，無任何海空掩護，且岸上火炮射程又不足，國軍既有戰車部隊協同，又有船艦配合，更有空軍支援；海軍於古寧頭海面，用艦砲對共軍登陸部隊射擊，而空軍一面轟炸登陸部隊，一面轟炸大、小嶝島和置岸炮兵群。

以上正如1949年(民國38年)10月29日毛澤東在軍委電報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整個解放戰爭結束之期不再遠的時候，各級領導幹部中主要是以軍以上領導幹部容易發生輕敵思想及急躁情緒，必須以金門島事件引以為戒。」[63]由思想認知上的驕傲、急躁、輕敵，到指揮、行動中的輕率、大意、盲動，是導致金門失敗的決定因素。

二、氣候影響及掌握

渡海作戰受潮汐、氣象的影響極大，而登陸部隊使用的又是木帆船，更要掌握風力、海流對船隻航渡的影響，由於船隻登陸後未立即離開海灘，造成退潮後船隻盡數擱淺，遭國軍海、空軍攻擊，以致第二梯隊無法順利增援。渡海作戰第二梯隊如等待第一梯隊船隻渡海，在極順利情況下也需等到下一次12個小時後漲潮才能登陸，[64]因此，必須保證第一梯隊有足夠之兵力，在此期間內構築灘頭陣地，但由於這一特點認識不足，使第一梯登陸部隊陷入苦戰。

因為木帆船靠風力行駛，受風向及水流影響很大，非人力所能控制，況且又是夜間行駛，觀察困難，而船隻又是臨時編組，船工也多非本地人，對金門航道不熟悉，[65]共軍攻擊發起之初，原計畫乘順

風船團登陸金門腰部之瓊林，將金門截成兩段，然後各個擊破，但船團航行途中受風向及水流影響，大多數船隻的登陸位置都比預定地點偏西，且隊形散亂，在嚨口、湖尾、安岐至古寧頭間登陸；在湖尾受限於觀音山及觀音亭山，在安岐受限於湖南高地，在古寧頭受限於西浦頭後方的一三二高地。[66]

三、部隊指揮及協調

共軍金門登陸作戰，參戰部隊建制混亂，沒有形成統一的指揮與協同，而是各自為戰，給國軍提供了各個擊滅的機會。第一梯登陸金門的三個團，分別來自二個軍三個不同建制的師，指揮關係複雜，而且竟然沒有一名師級以上指揮官隨同登陸指揮；[67]從戰前準備到發起攻擊的過程中，一切組織指揮工作都是由軍直接指揮到團，團與團未曾有效的溝通協調，登陸後三個團各自為戰，無法發揮協同一致的戰力，且登陸部隊通信器材不足，僅團配備了報話機，無法有效的掌控部隊，未落實登陸戰戰術管制與協調措施：「……在策定登陸部隊之兵力運用計畫時，必須選定將可確保適時建立灘頭與達成任務之諸目標。」[68]致無穩固的灘頭陣地，其後續梯隊登陸及補給無法有效支援。

這種建制混亂，靠各個小戰術單位作戰、猛攻猛打的戰法，對付潰逃或組織薄弱之敵人可以奏效，可是遇到有組織的堅守防禦和堅決反擊就無法應付了，實乃違背了戰爭原則：「對同一敵人或同一目標之作戰，無論各軍種、各兵種乃至全民聯合作戰，必須統一指揮，在單一指揮官統

率下，以協同一致之行動，達成共同之使命。」[69]加上未依建制裝載上船，重型武器分別拆裝在不同的船隻，造成了不能迅速支援作戰，更不能作有組織之戰鬥；在強行登陸之後，無法發揮應有的戰力，故其失敗是必然的。[70]

另外毛澤東事後指出「那時蔣介石立足未穩……可是我們喪失了時機。我們分兵了。二野轉戰西南了。那時我們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還擁有重兵。其實西南是一步死棋，是下不活的。三野要守備江南的大中城市，還要肅清散兵游勇。」[71]其也坦承共軍渡江後未集中第二及第三野戰軍兵力解放台灣，犯了臺灣問題上的一大錯誤。

四、渡海輸具裝備

登陸作戰，影響因素甚多，載具為重要之一環，攻防比一：二，已處於劣勢，更何況載具不能按預期到達，則比率更弱，且增援因素更繫於船運。在渡海作戰，必須遵守二原則：「一、不受目標區以外敵海面、水中、及空中或地面部隊之有效干擾。二、有繼續不斷支援我以登岸部隊之能力。」[72]以利其後續梯隊登陸及補給；金門登陸戰之敗，就是敗在渡海輸具之不足及登陸之船隻遭國軍海空軍炸毀而無法不斷支援登岸部隊作戰。[73]

國軍飛機在戰前持續轟炸東南沿海的船隻，而十兵團攻擊廈門時，徵集的船隻於此戰役中消耗去五分之四，造成後來攻金時重新徵船的困難，[74]本來蕭鋒定於二十日發動攻擊，卻因登陸船隻不足，才募集到 100 多條船，改為二十三日，後仍

集中不起來，又改為二十四日，[75]戰爭中最寶貴的戰機，就因如此一天天的延誤下來。勉強徵集了二、三百艘船，載了三個團的兵力攻金，又因潮汐使船隻陷身泥灘，無法即時回航載運第二梯增援部隊，致造成整個登陸戰鬥的失敗。

五、敵情掌握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76]這是古今中外作戰的基本原則；金門作戰確違背這條原則，敵情不明、判斷不準是導致金門失利的最重要因素；廈門失守後，蔣中正電令湯恩伯：「金門不能再失，必須就地督戰，負責盡職，不能請辭易將。」[77]第十兵團輕視了國府固守金門的決心，忽視了對金、廈兵力部屬細節深入研判，仍一昧的認為敵可能先守後跑，在敵「固守」還是「撤離」的總體企圖判斷上出現致命的錯誤。

共軍在登陸金門前始終注意胡璉十二兵團的動向，未落實第三野戰軍副司令粟裕提出的「三不打」[78]，在廈門戰役結束後，金門守軍得到第十二兵團十八軍的增援，總數將達到五萬人以上，而十二兵團另一主力十九軍，在航向舟山途中，奉電令改航增援金門，10月22日十九軍已經在金門料羅灣，待風浪平息就登陸。[79]共軍未掌握十二兵團的增援，葉飛在進攻金門當天晚上的兵團會議中，情報顯示十二兵團已到達金門海域，殊不知十二兵團已陸續登陸金門中，共軍為趕在十二兵團登陸前，逐於當晚倉促發動金門戰役。[80]

而金門之戰對共軍另一個意想不到的因素是-戰車，共軍戰前已知島上有一個國

軍戰車營存在，但對其編制，則推斷應和廈門島相仿，所以輕視了這問題，殊不知金門戰車營全為防護力及火力較強的美製M5A1輕戰車，共計22輛。[81]登陸部隊雖有攜帶火箭筒，但因未依建制裝載上船，造成了後來火箭筒無法使用，使戰車在步兵的協同下重創共軍。

六、部隊訓練及民情掌握

由於國軍飛機不斷的空襲，共軍只好利用夜間在海邊演練，天亮後就只能在陸地畫船演習。且戰前演練時間不足，再加上海上航行經驗非短時間就可以掌握的，致使訓練成效有限，部隊則無法達成每項訓練的要求，特別是海上航行的經驗及水文認識。更由於當時共軍以北方人居多，對東南沿海地形及島嶼作戰極為陌生，不識渡江與渡海作戰之差異，[82]一位團長說：「誰在海裡放了那麼多的鹽，那麼鹹！」[83]由這裡可知道共軍登陸金門的部隊訓練不足。於是第十兵團二十八軍在載運船隻數量不足、部隊缺乏海戰經驗及無海軍、空軍支援作戰的情況下，派出第一梯隊三個團9000餘名官兵，準備強行登陸金門。

再加上共軍在攻佔廈門後，軍糧不足且民心不穩對其後續作戰產生影響，在其攻金計劃中欲徵調船伕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因船與船伕數量上仍不夠，造成爾後其登陸金門計劃失敗的一個因素之一，但究其原因並不是真的數量不夠而是人民對其產生的不信任，而所徵召到的船夫幾乎都是以黃金收買而得。[84]

伍、結論

綜觀民國 38 年後半的國共戰爭，除了有共諜的潛伏及投機份子的叛變外，在政治上更有蔣中正和李宗仁的紛爭，使國軍主力付之一炬，當時國府控制的地區僅剩大陸西南部及東南沿海諸島嶼。而福建地處臺灣對岸，國共在福建的戰役，勝負均對臺灣造成衝擊，若共軍在金門登陸戰中取勝，國軍即尚失福建沿海的前哨站，前線立刻退至澎湖，使國軍無法牽制共軍，臺海情勢將更加嚴峻。

國共三大會戰後，國軍的部隊大都是戰敗或覆滅過重建的部隊，充斥著新兵，缺乏老兵帶領，且人械兩缺，實難抵擋共軍的攻勢；然而，共軍第三野戰軍各兵團以北方人居多，對東南沿海地形及島嶼作戰極為陌生，不識渡江與渡海作戰之差異，且缺乏船隻載運大軍，亦無海、空軍支援，在島嶼作戰，登陸之共軍發揮之戰力極為有限；加上共軍在敵情不明的情況下，以少量攻島部隊登岸，面臨數量遠大於己數倍之國軍，實為以卵擊石。

共軍因為忽略上述種種不利因素，致使國軍在金門戰役中獲得勝利，也因為這場戰役的勝利，讓整個國府士氣大振，重燃信心，爭取了保衛臺灣的重要時間，迄韓戰爆發，美國第七艦隊巡弋臺海，才使國府有稍做喘息的時間。雖然國軍在福建地區的戰事中表現不理想，但最後在金門

取得一場關鍵的勝利，作為國軍的前哨，加大了臺海防務的戰線重縱深。

共軍在金門登陸戰失敗後，記取其因船隻不足、第一梯隊兵力不夠、未能掌握海象且驕傲輕敵的失敗教訓；在次年的海南島作戰中作了充分的準備，一次即徵集了 2000 餘艘船隻，裝載 10 萬兵力及糧彈，第一梯隊即登陸 5 萬餘人次，故能迅速向縱深陣地發展，達到速戰速決之目的。我臺澎防衛作戰亦當記取金門反登陸作戰成功的經驗，積極的針對共軍戰術、戰法研究剋制之道，並不斷的演訓，確保最後的勝利。

反登陸作戰在戰場上屬於被動，但是在行動上則必須採取主動，以猛烈而迅速的發起攻擊、再攻擊，以達成殲敵於水際灘頭之目的。首先須判斷敵人登陸公算最大之海灘，選擇地形要點，構築堅固之據點工事，在灘岸戰鬥前做充分之準備，以求控制該海灘，不使敵過早佔有，俾可阻滯或牽制登陸敵人之行動，使機動打擊部隊獲得轉移、增援、反擊之時間。金門登陸戰，除灘岸守備部隊外，其他部隊配合戰車實施連續反擊，而且在敵軍一登陸，即遭受國軍之攻擊，使共軍無喘息之機會。故臺灣本島之打擊部隊，均應利用戰演訓時間，針對各反擊案，反覆實施反擊訓練，才能保證反登陸作戰之成功。

因為金門戰役之勝利，奠定了國軍爾後臺海作戰勝利的契機。使得共軍 60 餘年

來無法越雷池一步，確保臺海的和平，屏障臺澎安如磐石，金門之地位實為重要。因此，該戰役所具之意義實為重大。我們當記取金門戰役的經驗教訓，積極的加強戰備整備，不懼中共的文攻武嚇，而本著「毋恃敵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之警惕，發揚古寧頭精神，確保臺、澎、金、馬之安全，完成國軍使命。

參考文獻

- [1] 光亭、李中凱、張利行，《國共內戰精選集》（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06年），頁2。
- [2] 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戰略論 間接路線》（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21。
- [3] 李德哈特著，鈕先鍾譯，《戰略論 間接路線》（臺北：麥田出版社，1996年），頁22。
- [4] 關中，《中國命運 關鍵十年》（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422、371。
- [5] 關中，《中國命運 關鍵十年》（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423。
- [6] 陶涵 Jay Taylor 著，林添貴譯，《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奮鬥（下）》，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0年），頁476。
- [7] 關中，《中國命運 關鍵十年》（臺北：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285-293、346-351、391-402、434、423。
- [8] 美國國務院編，《美國與中國之關係—特別著重1944至1949年之一時期》（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82年），頁109。
- [9] 司徒雷登著，羅俊譯，《司徒雷登回憶錄（下）》（臺北：文有書局，1958年），頁84。
- [10] 齊茂吉，《蔣中正先生與臺灣安全》（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頁8。
- [11]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第九冊》（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頁232。
- [12]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第九冊》（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頁228。
- [13] 陳鑑坡，《中華民國春秋》（臺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頁896-905。
- [14] 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13。
- [15]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37-344。
- [16] 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60-368。

- [17]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75-379。
- [18]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60-462。
- [1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國軍戰史叢書（一）—戡亂時期東南沿海島嶼爭奪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97年），頁51-60。
- [20]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古寧頭大捷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國防部印製廠，1979年），頁166-167。
- [21]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52-53。
- [22]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56-66。
- [23]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75。
- [24]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475。
- [25]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73。
- [26]丁炳生、童來喜、吳耀陽、王建豐，《第三野戰軍征戰記》（北京：北京海澱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797。
- [27]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74。
- [28]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87。
- [29]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53。
- [30]蕭鋒、李曼村、朱雲謙、邢志遠、李謙，《回顧金門登陸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101。
- [31]丁炳生、童來喜、吳耀陽、王建豐，《第三野戰軍征戰記》（北京：北京海澱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799-800。
- [32]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76。
- [33]李福井，《古寧頭戰紀》（臺北：稻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28。
- [34]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古寧頭大捷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國防部印製廠，1979年），頁116。
- [35]國防部史政處，《金門古寧頭 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國史館，1982年），頁65-66。
- [36]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56-66。
- [37]田立仁，《金門之熊：國軍裝甲兵金門保衛戰史》（臺北：潺川出版社，2008年），頁173。
- [38]李福井，《1949古寧頭戰紀》（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86。
- [39]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古寧頭大捷四十週年紀念文集》（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9年），頁6。

- [40]國防部史政處，《金門古寧頭 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國史館，1982年），頁125。
- [41]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第九冊》（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頁361。
- [42]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89。
- [43]蕭鋒、李曼村、朱雲謙、邢志遠、李謙，《回顧金門登陸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27。
- [44]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64。
- [45]徐焰，《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57-58。
- [46]國防部史政處，《金門古寧頭 舟山登步島之戰史料續輯》（臺北：國史館，1982年），頁65-66。
- [47]徐焰，《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58。
- [48]王洪光，《絕戰：金門-古寧頭戰役. 結局或者開始》（香港：全球防務出版公司，2013年），頁80。
- [49]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83。
- [50]王洪光，《絕戰：金門-古寧頭戰役. 結局或者開始》（香港：全球防務出版公司，2013年），頁87-89。
- [51]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88。
- [52]李福井，《古寧頭戰紀》（臺北：稻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57。
- [53]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89-96。
- [54]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88-389。
- [55]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64。
- [56]黃嘉謨、陳存恭訪問，陳存恭紀錄，《勞聲寰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現代史研究所，1990年），頁72。
- [57]南京軍區第三野戰軍戰史編輯室，《中華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戰史》（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頁389。
- [58]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97-103。
- [59]田興柱，《「金門戰役-古寧頭大捷」五十周年紀念專輯》（臺北：內政部營建署金門國家公園，2003年），頁103、105。
- [60]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73。
- [61]葉飛，《葉飛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頁472。

- [62] 劉亞洲，《劉亞洲戰略文集》（北京：內部發行，2005年），頁43。
- [63] 中共江蘇省委黨史工作辦公室，《粟裕年譜》（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頁483。
- [64] 海軍大氣海洋局，《潮戲表》（臺北：海軍大氣海洋局刊行，2007年），頁4。
- [65] 光亭、李中凱、張利行，《國共內戰精選集》（臺北：知兵堂出版社，2006年），頁24。
- [66] 李福井，《1949古寧頭戰紀》（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頁192。
- [67] 徐焰，《金門之戰》（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頁62。
- [68] 海軍陸戰隊司令部譯，《美海軍陸戰隊登陸部隊作戰準則》（臺北：海軍陸戰隊司令部，1966年8月），頁62。
- [69] 陸軍教育訓練暨準則發展委員會，《陸軍作戰要綱》（臺北：聯勤北部印刷廠，1999年），頁3。
- [70] 劉亞洲，《劉亞洲戰略文集》（北京：內部發行，2005年），頁50。
- [71] 齊茂吉，《五〇年代毛澤東對台灣問題的思考與轉變》（兩岸發展史研究，創刊號，2006年8月），頁108-109。
- [72] 陸軍總司令部譯，《美陸軍部野戰教範兩棲作戰準則》（臺北：陸軍總司令部，1964年），頁11。
- [73] 陸軍大學，《登陸戰講義》（陸軍大學印製，年份不詳），頁6-7。
- [74] 田立仁，《金門之熊：國軍裝甲兵金門保衛戰史》（臺北：潺川出版社，2008年），頁213。
- [75] 丁炳生、童來喜、吳耀陽、王建豐，《第三野戰軍征戰記》（北京：北京海澱軍事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800。
- [76] 劉俠，《孫子兵法 毛澤東智源 I》（新北：新潮社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年），頁149。
- [77] 國史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 第九冊》（臺北：國立中正紀念堂管理處，2015年），頁378。
- [78] 接培柱、張敬山，《中國解放戰爭（下）》（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頁195。
- [79]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古寧頭大捷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國防部印製廠，1979年），頁95-96。
- [80] 劉亞洲，《劉亞洲戰略文集》（北京：內部發行，2005年），頁49-50。
- [8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古寧頭大捷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北：國防部印製廠，1979年），頁140。
- [82] 徐焰，《臺海大戰（上編）：中共觀點》，（臺北：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頁14-15。
- [83] 劉亞洲，《劉亞洲戰略文集》（北京：內部發行，2005年），頁43。
- [84] 劉亞洲，《劉亞洲戰略文集》（北京：內部發行，2005年），頁46。

The study of 1949 People's Liberation Army(PLA) Kinmen landing Operation

MING-CHUAN CHANG¹, TSUN- LUNG TSOU²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Army Staff College Class 106

Abstract

1. Sir B.H. Liddell Hart argued “history is universal experience”, which suggests how the predecessors failed and we should avoid the same mistakes. The principles of strategy were induced from historical lessons.
2. After PLA occupied the major cities along southeast mainland China and gradually advanced to Kinmen and Xiamen Periphery, the R.O.C. Army had also deployed troops and constructed defensive fortifications.
3. PLA had prepared 20 days for its landing operation at Kinmen, including strait-crossing training. The R.O.C. Army also reinforced Kinmen with 12 Corps to boost its defensive capabilities.
4. The Kinmen landing Operation lasts from 9 PM, OCT 24th to 10 PM, OCT 10th, then the R.O.C. Army began to clear landed PLA.
5.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analyze and understand the success/failure factors of the Kinmen landing operation by examing its concept, readiness preparation via historical data.

Key words : Kinmen landing Operation 、 Chinese Civil War 、 Strait-Crossing Operation
、 Landing operations

